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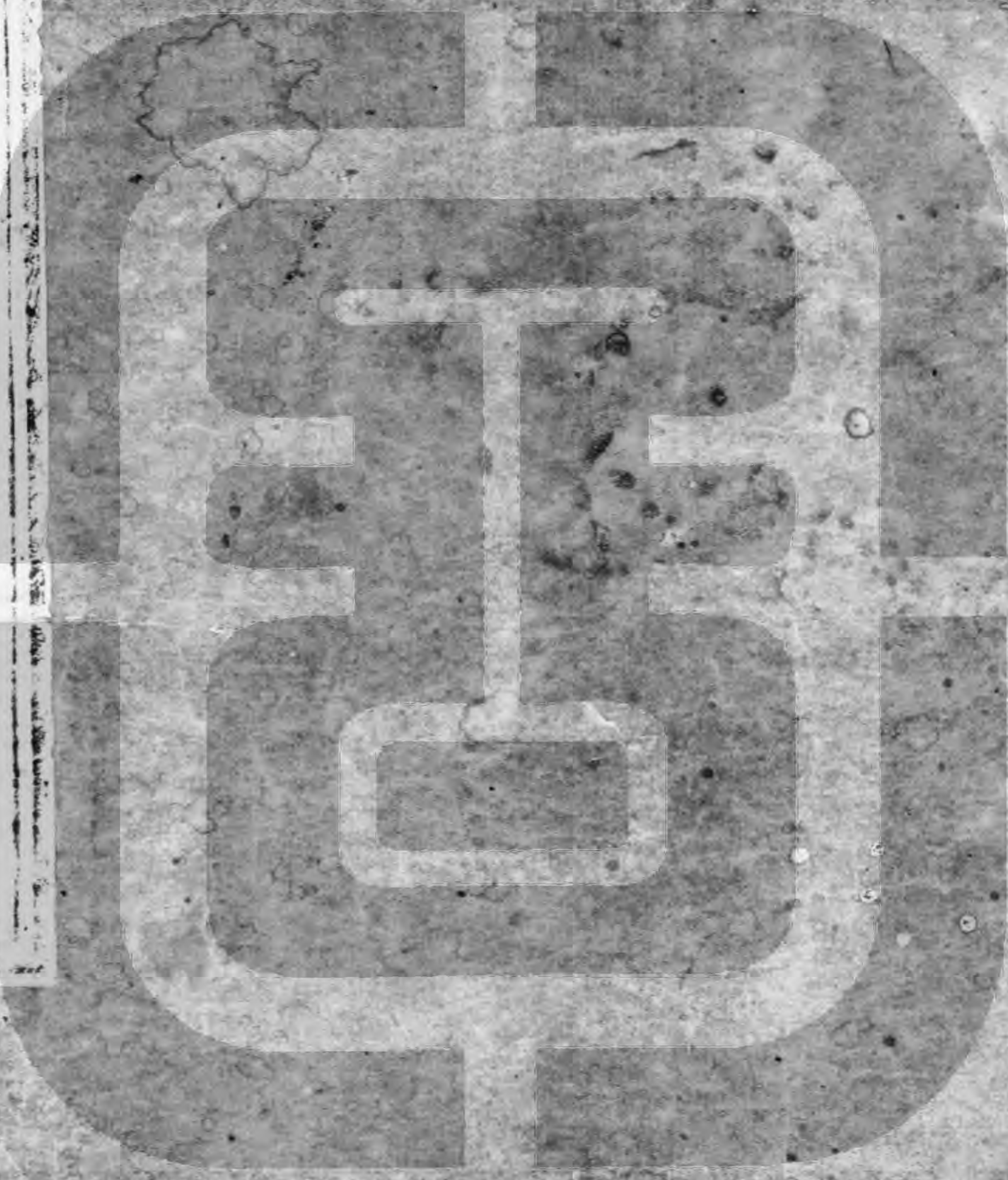
兩

黨

書

抄

盒



兩漢書抄序

司徒大中丞岷翁開督府淮揚之選奉部檄來理漕
刑幸獲承事一日侍公語語及於史公曰馬遷
而下兩漢其盛矣後有作者班范無以尚也余
讀之有得嘗抄節而藏焉因出以見示之選受
卒業歎曰嗟乎公之讀書豈人所易識亦豈易
及邪夫天下涉學綴文之士莫不稽史史亦知
高兩漢至於論治則陋漢而絀之是治自治史
自史徒取為翰墨言辭之助書與人二也然漢
豈易絀邪三代至矣秦贅疣其後漢起革秦固



三代之績也觀其紀綱制度典章議論君臣文武之用師承沿襲一皆先世之遺而所以不純三代者其意異也用吾三代之意以左右兩漢之文漢其三代矣故不善讀者惟其文不惟其意典謨猶糟粕也而况於漢乎善讀者惟其意不惟其文野語猶著龜也而况於漢乎今公之所錄事不必本末文不必首尾人不必始終單言約語皆有深旨焉措之政治可運於掌也憶公曩守吾蘇治尚渾厚先慈愛兀然坐於堂上而七邑吏民翕然向風其律身飲冰茹蘖即一錢之廢一夫之力不以煩民故蘇人思公至於今不忘而

國朝名政自况侯伯律之後特推公最豈非本三代之意而襲用兩漢長者之風故其盛至此耶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致太平乃公是編法意具存細大畢錄有志者得而讀之裨益宜如何深也公既咀其菁華以効諸行事又過自退挹不欲傳之人人愚竊以為天下之寶與天下共之無足疑者將請於公以壽諸梓因書此以質焉

海虞錢之選序

前漢書抄卷之一

通議大夫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薊王廷節抄

刑部主事常熟錢選校正

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高帝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緩頰往說魏王豹。

陛下得韓信。又治關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

前漢書卷一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
二馬。此東西秦也。

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
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
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
馬。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慝志。
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馬。而
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
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為
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
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
也。今不選舉馬。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
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有天下者莫長馬。用
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文帝
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

息。是從事焉尚寬。而吏未加務也。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景帝

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寬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筭不允眾。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

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

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雖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武帝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天地不變。不成施化。陰陽不變。物不暢茂。易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朕嘉唐虞而樂殷周。據舊以鑒新。其赦天下與民更始。

夫仁行而從善。義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歟。將百姓所安。殊路而矯。度吏因乘勢以侵。蒸庶邪。何紛然其擾也。

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

毋侵漁百姓。美矣宣帝。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異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元帝。

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姦軌服。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掩於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

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

蓋聞明王之治國也。明好惡而定去就。崇禮讓而民興行。故法設而民不犯。令施而民從。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珥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斲。孝宣之業。衰焉。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作治昌陵。天下靈耗。百姓罷勞。客土踈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成帝

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七辜。殆非重信慎刑。洒心自新之意。平帝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禹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

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響應瘖於謫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七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乃以年數。訖於孝文。異姓盡矣。異姓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乎院隘河洛之間。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厯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故曰。周過其厯。秦

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戡九國。自雁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李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

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四海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孤睽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折。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

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踈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執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顯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輶。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始終。彊弱之變。明監戒焉。諸侯王表。

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盡差列侯之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始未嘗不欲固根本。而枝葉稍落也。迹漢功臣。亦皆割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誦。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功臣表。傳曰。譬如堯舜禹稷。與之為善則行。鮒謹堯。欲與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古今人。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殤入之矣。為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如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鄉飲

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為同禮。以修外。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為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鍾石箎絃。蓋嘉其敬意。而不及其財賄。美其歡

心而不流其聲。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禮樂之本也。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修則壞。禮樂志。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慤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誅，以定水害；唐虞之際。

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驩堯。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

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王。戎馬車徒。于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按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

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刑法志

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轉相攻伐。代為雌雄。齊愍以技擊強。魏武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媾之國。君臣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

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樹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幸之有。

秦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強。鯁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至於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

古人有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

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七曠土。理民之道。地着為本。故必建步立畷。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畷。畷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畷。是為八百八十畷。餘二十畷。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食貨志。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一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收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行之魏國。國以富強。及秦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而貧者食糟糠。

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餼。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澹古贍字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

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斃。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天下。陷危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

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着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畷。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賈誼言

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歛散。之以時。則準

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饑糧食。必取澹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食貨志

夫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馬。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

者送。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救。以巧法。財賂裒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

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

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
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
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若係風捕影。終不可得。是
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
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
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
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
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
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
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祀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

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象
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
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
窮詐得。誅虜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
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
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練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
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令。經曰。享多儀。儀
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
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郊祀志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

前漢書抄卷一
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七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允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地里志

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里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導。善為民者。宣之

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

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到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有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

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

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巡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

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變更為稅。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楫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河渠志

前漢書抄卷之一

前漢書抄卷之二

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甚久，曰：苟富
賢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
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勝

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
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即舉大名
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
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
梁竒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

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寸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悼籍。項籍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雒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高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

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闕

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逋巡而不敢進。秦無七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頌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甦隸之人。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免起阡陌之中。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

前漢書抄卷三
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耨棘矜。不敵於鈞戟長鎗也。適戍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韓廣至燕。燕人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入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

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因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張耳。

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遺良書。欲貴良。良得書。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

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竟殺武臣。

趙王歇。張耳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黡。陳釋所在。餘曰。黡釋以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

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鑿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強。可以托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托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托。臣竊為大王不取也。黥布

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夫著於甲令。而稱忠也。

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奸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醢親修具。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吕弱。太后

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令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琊王。

琅琊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燕王澤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雖疏屬。以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然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歛。以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

高祖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馱。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輸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

繇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
為言。高祖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
十月。封其子信為頡羹侯。楚元王。

初元王禮敬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
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急。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稱疾卧。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
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
哉。遂謝病去。後王戊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中正無私。欲致大治。忤
於貴戚尚書。令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
毀謗。况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
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
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
將軍。高后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倪寬有重
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
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寬。復用之。

前漢書卷之六
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寬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嘗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彰殺善之罰。

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路塞矣。書奏。雜考核更生。坐免為庶人。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

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

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有三人，主日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七貴，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斫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互。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
 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
 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
 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
 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踈上出。屋根垂地中。
 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辨不兩大。王劉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卑隸。縱不為
 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
 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擁。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母授以政。皆罷
 令就第。以則効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壽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于漢。為
 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

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母若般
 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
 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

其愚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九年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

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贊曰仲尼稱才難不其然歟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况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善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嗚呼向言山陵之戒於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歟

魯朱家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墓也。季布

布之官，辯士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

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悅。面謬。

欒布，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欒布

趙王張敖事白，得出。

明通言

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

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對曰：

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隘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為雲中守。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于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田叔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塞殄者數矣。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榮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欒布哭彭越。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雖古烈士。何以加哉。

大尉勃等既盡誅諸呂。而瑯琊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而冠者也。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陰在滎陽。聞魏勃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文人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庸妄人耳。何能為乎。

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蕭何沛人。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上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

信君何從其計。上大悅。

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

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貫貸以自汙，何從其計。』」上大說。

蕭何既械繫廷尉，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婦，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

距楚數歲。豨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丞相之淺也。遂赦何。蕭何

參為齊相。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馬相齊九年。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

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令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以是先之。曹參

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峽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張良

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向洛。其固亦足恃。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輓漕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母愛者子抱。張良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

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不親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柰何。予之女。負曰。固

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乃父。事嫂如事乃母。陳平。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學者多疑於鬼神。良受書老父。亦異矣。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豈可謂非天乎。陳平之智。見於社下。傾側擾攘。魏楚之間。卒歸於漢。而為謀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平竟自免。以智終。王陵廷爭。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

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曰。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聖矣夫。

樊噲。夏侯嬰。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當孝文時。天下以鄙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陳勝項梁起。諸將狗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間。其將皆握齧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乃自匿。後

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場易人，有大略，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吾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

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座，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長者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採庸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酈食其為廣野君。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魁結箕踞見

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塚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賈曰。今王眾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僻如漢一大郡。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乃令媵聞所未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

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寶劔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

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劔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它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

平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念何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

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陸賈

朱建。號平原君。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貳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

陽侯乃奉百金祝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閔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從其計。果出辟陽侯。朱建

前漢書抄卷之二

83

